

抗美援朝小叢書

美軍駐華時期的血債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發行

書號：0922

美軍駐華時期的虛債

編輯者：新華時事叢刊社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發行者：女 身 全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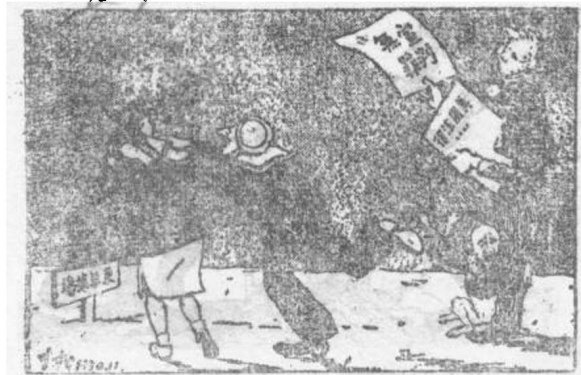
印刷者：北京解放印刷廠

(東西側欄間十一號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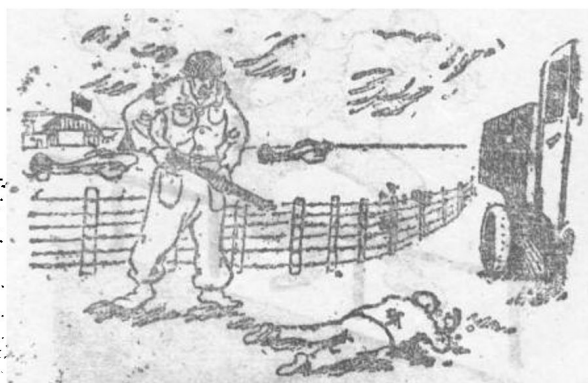
1—65,000 [京]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基本定價(乙)1.30



崇沈生女班修先大北京北日四廿月二十年六四九一
後，姦強軍美被近附場操單東經路，家回影電完看
(松寸)。罪無判宣竟遜爾皮犯兇



小的歲四十場機飛郊四京北日七十月三年七四九一
。斃擊軍美被，子彈玩外場機在，喜鳳王生學
(橋棚)



兒台經入二民市路莊兒台津天日九月八年七四九一
。人一傷重，人一死，擊射故無軍美被時路莊
(承德)



派流歲一十個一將兵美津天日十三月九年七四九一
(清永)。樂作斃溺中河入拋，起抱孩女



人乘海上在克立德饒兵美日二十二月九年六四九一
取索前向子咬大賊友工車力人，廳舞宮樂安到車力
(谷米)。命斃場當毆痛理無遭竟，資車



刺一車汽生祥租路藏西海上在兵美個二年五四九一
阿王機司將刀尖出拿兵美爾，號三十二路賢奉抵開
(荒洪)。逸逃去劫元萬二的王把，傷刺腦後華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昌路鄧姓子女晚上
(王功)。強入關蹤跟入四兵美，家回外由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青島福山路附近興飯店
女張麗華年僅七十歲，工畢返家途中，被美兵三人
拖至路旁，用布堵口，強行輪姦，當場斃命
(尙義)。

目錄

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美軍在北平的暴行	（一）暴行的小統計 （二）美兵皮爾遜強姦沈崇 （三）美軍在北平的暴行	（四）一個孩子的冤死 （五）平郊農民的血淚控訴	美軍在天津幹了些什麼？ （一）血債一連 （二）把中國人當靶子打 （三）孫玉貴被槍殺了 （四）毒打電車工人 （五）被美軍卡車撞傷的孩子 （六）英英為什麼自殺？	美軍在上海欠下的血債 （一）殺人行兇 （二）毆打警察 （三）搶劫財物 （四）軍車橫衝 （五）軍艦直撞 （六）打死人力車夫賊大咬子 （七）程永芳無辜被刺三刀 （八）我恨「潑水手」	美軍在南京的暴行 （一）中和橋血案 （二）毆打新生小學校的學生	美軍在青島的一篇血賬	「美國少爺兵」在昆明的暴行 （一）所謂「飛虎隊」在昆明 （二）美式無聲手槍刺殺李聞
漢口景明大樓獸行案是怎樣發生的？							

前 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美國帝國主義爲了奴役我中國人民，一面用了六十萬萬美元來援助蔣匪幫發動屠殺我人民的內戰，一面又派遣大批的陸、海、空軍進駐我各大城市及沿海港口。短短的四年當中，在蔣匪幫的袒護、包庇和縱容下，美國兵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島、昆明、漢口等各大城市，演出了種種慘無人道的血腥暴行。強姦、劫財、殺人惹禍無所不爲，用拳、腳、刀、槍殺害我無數善良的中國人民，用汽車輾死我無辜人民的生命，其橫暴和日本強盜如出一轍，令人髮指。

這本小冊子中所列舉的美帝獸兵駐華時期的血腥暴行，不過是千萬件血債中的幾個罷了。

今天，美國帝國主義張牙舞爪，陰謀走日本帝國主義的老路，又要來侵略和屠殺我們。每一個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國人民必須記取過去的血海深仇，以實際行動支援朝鮮人民的正義的反侵略鬥爭，以追索美帝欠下我們的血債！

編 者

一、美軍在北平的暴行

(一) 暴行的小統計

誰敢說『中國人命不值錢？』但是美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民，硬是殺了人不償命，它還不承認是犯罪。

遠處不說，單就日寇投降，北平來了美國鬼子兵以後，他們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揀着『吉普女郎』，腰裡插着手槍，開着吉普車，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北平城裡橫衝亂撞，狂喊亂叫，把我們的兄弟姊妹撞傷和軋死以後，他們還狂叫一聲『頂好』，才揚長而去。我們的同胞死傷在美帝汽車下的到底有多少？真是數也數不清。僅就當時僑警察局一個月的統計，便可看出當時美帝汽車在北平暴行的一斑：

日 期	地 點	傷亡人數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	外五吉祥路東口外	傷男一人
七日	內四阜內大街三十二號門前	傷女一人
十四日	內二六部口北口外	傷男一人

在短短的一個月裡，就撞傷軋死了中國人民十三人。

這些屠殺中國人民的兇手，得到了什麼懲罰呢？連國民黨匪幫都不得不承認：「美軍汽車肇事後，任便駛去」，「即或當場查獲」，「祇酌付被害者少數賠償費而已，至對肇事司機人，並無若何處分」。（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偽北平市警察局長湯永成給偽北平行轅的代電）美帝汽車從一九四五年十月美軍竄據北平後的十九個月中，就是這樣任意地撞傷和軋死了無數的北平人民，這難道不是暴行，不是侵略嗎？死難同胞的鮮血，我們不能讓它白流啊！（柯夫）

十五日	內四中毛家灣西口外	傷男一人
十七日	內一履中牌樓	傷男一人
十九日	內一南小街南口	傷男一人
十九日	內四南草廠	傷男二人
二十三日	內四四西北大街	傷男一人
二十五日	外二觀音寺	傷男一人
二十六日	外五三益里口外	傷男一人
二十七日	內四四西北大街	亡男一人

(二) 美兵皮爾遜強姦沈崇

大家還記得這次仇恨。一九四六年就在「聖誕」之夜（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黃昏時候，美軍海軍陸戰隊的士兵皮爾遜帶來了他們的「美國文明」，送給中國人民的一個「文明」的禮物，就是強姦沈崇。沈崇是北京大學先修班的一位年方十九歲的年青女學生，住在她的表姐家裡東城八面槽甘雨胡同十四號，離開她被強姦的東單大操場很近，當夜他去平安電影院看「民族至上」，被美兵皮爾遜和一個幫兇架到東單大操場，在光天化日之下，姦了一次再姦一次，明明地血灑攤在眼前，美陸軍醫院和國民黨特務頭子偽警察局長湯永成勾結起來，掩耳盜鈴，假仁假義，硬說「處女膜尚未十分破裂」，想來用這種荒誕無恥的說法，欺騙世人。

有血性的北平學生北大、清華、燕大、中法、朝陽、輔仁、師院等七院校在當年十二月三十日燃起了「抗議美軍暴行」示威大遊行。當隊伍行經協和醫院軍調部門首的時候，對準了假仁假義偽裝和平的美帝戰爭販子們發出正義的呼聲：“Kick out U.S. Army.” “Go Home U.S.G.I.” 遊行羣衆中仿「打倒列強」的曲子創造了一首簡明而有力的抗議美軍暴行歌詞：

『退出中國，退出中國。』

美國兵，美國兵，

趕快退出中國，趕快退出中國，

滾出去，滾出去。』

那種激昂慷慨的歌聲，震動了當時還在麻痺中的古城。在羣情激怒的壓迫下，美帝國主義不顧蔣介石匪幫大吹大擂說是帝國主義在華的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實則新的不平等條約更是恥上加恥，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五團自己組成海軍法庭，不顧中國的治外法權，硬拉沈崇出庭和污辱她的皮爾遜與幫兇普里埔查特（Priphard）站在一起作對證，事實勝於雄辯，蔣介石特務頭子湯永成本來陰謀用苦肉計嫁禍於人，結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偽裝承認『強姦已遂罪』，翻來覆去耍把戲，後來宣佈送回美國處刑，其實那有那麼一回事，盡人皆知，回到美國以後，就釋放了皮爾遜。

這段恥辱史，只是美帝少爺兵在中國強姦婦女成千成百的血淚仇恨中的一個犯罪的事實，類似這種強盜的流氓行爲實在是數也數不清。（胡笛）

【節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三) 被隱瞞的一件血案

蔣介石匪幫統治北平的時候，美國軍人打殺中國人的事情時常發生，我這裡要講的，只是這些無數件殺人案中的一件。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號三更半夜裡，在東城乾麵胡同東口，一個美國兵坐上三輪車，強迫三輪工人郊立賢拉着他去找妓女，因為沒有找到，這隻美國野獸便大動肝火，朝着郊立賢開了一槍，一顆子彈打穿了右臂，車夫立即倒在地上。美國野獸闖了禍跳下車就跑，後來給國民黨的警察抓住了。

你說國民黨能拿他怎樣呢？美國人是蔣介石的乾爸爸，國民黨北平警察局局長湯永咸曾經和美國訂了一項協定，就是美國軍人在北平犯任何法，中國政府都不得過問。因此，當時國民黨的警察都不敢惹美國軍人，把美國兵叫做「二大爺」，他們抓住兇手之後，照例是恭恭敬敬地請他到偽警察局去一趟，等美國憲兵隊開來一輛吉普車，把兇手接走了，也就是釋放了。

這件血案恰恰發生在美軍強姦沈崇案之後不久，當時全中國人民都挺惱火，國民黨反動政府怕這件血案會在火上加油，便給處理這件案子的人員下了一道命令：洩漏機密

者軍法從事。他們先把郊立賢送到同仁醫院診治，因為怕人發覺，又偷偷地轉送到德國醫院（現在的北京醫院），派了幾個便衣警察晝夜看守着病人，並告訴醫院不准洩漏秘密。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特務湯永咸還給頭號戰犯蔣介石拍了一個密電，密電裡說：『此事發生正在聖誕節美軍強姦案之後，極易引起其它枝節，特緘密處理，幸得圓滿解決。除向美方辦理善後，並嚴守機密。』

打傷郊立賢的美國兇手叫司拉司·康尼斯，是美國執行人部保安科的一級上士，是美國特務機關聯邦調查局派到中國，藉調處工作來進行特務活動的。他的左輪手槍裡的六顆子彈，有三顆是帶毒的鉛彈。郊立賢中的子彈，幸而不是毒彈，幾十天以後傷口就好了。爲了欺騙中國人，美軍方面還會同警察局工作人員開了一次軍事法庭。開庭之前，美國軍法官虔誠地劃着十字，向耶穌上帝宣誓：『主啊！我將以公正的立場判決此案。』結果賠償郊立賢三十萬元蔣幣，並給參加審判的偽警察局工作人員每人五千元蔣幣。軍法官說：這是美國法律上的規矩。爲警察局的小特務們代郊立賢具了一個結：『不得向任何人談起此事，如洩漏秘密，願受法律制裁。』寫好之後，強迫郊立賢捺了一個大拇印。

美軍槍殺郊立賢的案件就這樣過去了。在北平難道只是這麼一件美軍打殺中國人的

案子嗎？不！據一位曾經在偽警察局當過外事巡官的人說：就只他一個人在八個月當中，就處理了這樣的案子二百幾十件之多。（辛茹）

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工人日報」

（四）一個孩子的冤死

王鳳喜——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十一點鐘，在北平西郊南塢村，被西郊飛機場守衛的美國兵魏斯特打死了。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筆血債！

那是舊曆二月天氣，王鳳喜家人口多，沒落子（沒法生活的意思），他母親給鳳喜和他癩哥哥朝山五千塊偽法幣，讓他們到飛機場附近去買美軍吃剩的雞和菜，好的人吃，壞的豬吃，可以維持兩天生活。那天賣雞和菜的人還沒有來，他們哥倆在南塢村前街彈球玩。忽然聽見飛機場有放槍的聲音，癩子（即朝山）說：「鳳喜！快走吧！美國兵放槍哪！」鳳喜還天真的說：「放槍怕什麼？又不是打咱們！」後來癩子跑了，鳳喜檢地上的玻璃球，就被他媽的可惡的美國兵放了六槍，把鳳喜打死了。

王鳳喜被打死了，他母親連心痛帶生氣，死了好幾個死兒，她半傻不傻地找地面（即當地偽警察）去說理，她要他們抵了她屈死的兒子。可是，國民黨從來也不向着老百姓

姓，上了好幾回美國府（即前北平美國領事館）去過堂，讓她坐在外面，他們在裡面噁哩呱啦的說話，她聽不懂。他們問她要多少錢，她說讓他抵命，不要錢。他們說，美國人不講抵命。她真火了，當時若有刀，她有心把他們都砍了。

結果，兇手脖子裡掛條白線，就算犯罪了。外國人有錢有勢，可以隨便打死中國人，國民黨不敢管人家，不讓她說話，把她攔了回來，後來給了她一點錢算完事。

王鳳喜，在學校裡念書時，沒有那個老師不愛她的，書念得好極了，她「接三」（即人死後第三天舉行『超渡靈魂』的儀式）的那天，幾個老師都哭了。唉！她爸爸早死了，她母親一個人帶她們哥弟四個，巴巴結結供她念這點書，容易嗎？你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無緣無故被他們打死了，還說王鳳喜這個孩子去偷他們東西去了，美國兵簡直就是畜牲。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去看王鳳喜的母親時，她描畫着鳳喜死時的情形，她眼圈紅了，抽泣了一下，隨後又咬牙切齒的罵了一頓美國兵，並說：『中國人民絕不能再叫美國人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了。我的大兒子是個殘廢，小兒子又太小，鳳喜活著十八歲了，正好爲國家出力。中國人吃中國人的飯，就應該給國家出力，保衛國家安全，但是，現在我們只有好好生產來幫助朝鮮人民把美國鬼子打敗。』

在歸途中，我默默地想：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個鳳喜的冤魂未得到昭雪，不知有多少個鳳喜的母親在流着血淚，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撒下的這樣多仇恨的種子，他們自食惡果的日子快到了。（丁紫）

【節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五）平郊農民的血淚控訴

在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美帝軍隊駐紮到南苑飛機場，這樣，南苑通北平的公路上及南苑飛機場周圍，就成爲強盜軍隊行兇的場所了，飛機場周圍所有村中的老鄉們，一致稱美帝軍隊爲「野獸」和「畜牲」，只要一聽說「野獸」「畜牲」出飛機場到了村裡，農民們都趕快藏起來，特別是青年婦女。美軍的汽車在公路上飛似的開動，遇見人和大車連笛也不拉一聲，這樣軋死人軋傷人的事情時常發生，拉三輪的都不敢走公路，只好在土馬路上走，但這些畜牲們却又駛到土馬路上來。所以農民們都說：「最後連到馬路上也提心吊胆，只怕被撞死。」

一九四七年冬天，西紅門劉玉海、劉玉花、丁紹會、劉玉廷、閻永奎等十一人，合夥去劈柴，走到大紅門北邊的橋上，因爲沒有土馬路，只好在公路上過一下，當過時，